

中国古典文学

厚古薄今批判集

第三輯



中国古典文学  
厚古薄今批判集

第三輯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962 字数 67,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32}$  印张 3 $\frac{13}{16}$  插页 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3年9月北京第1版

印数 00001—10000册

定价(4) 0.33元

## 出版說明

毛主席在《介紹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里面这样說：“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馬齐瘖’的沉悶空气冲破了。”

現在这部批判集，主要就是大字报的选集，絕大部分是学生批判老师的，也有老师在接受意見后所作的初步自我检查，从所举出的一些实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厚古薄今的傾向，如何地使年青一代受到了严重的毒害，經過批判后，又如何地迫切要求，在古典文学教学中，必須貫徹政治挂帅！

古典文学教学研究領域里面，资产阶级的白旗造成了“万馬齐瘖”的沉悶局面。大字报的风雷一鼓蕩，果然就把沉悶空气一扫而空。白旗被拔掉的地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紅旗正在插上去。文学艺术方面群众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字报同样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只要有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群众就可以做出一切神奇的事情。现在开始的这场斗争，必将锻炼出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千千万万大字报的作者当中，将来一定会涌现出很多很多红色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无产阶级才是一切人类文化优良遗产的合法继承者，也是人类最优秀文化的创造者！

这里选的大字报的批判，都是针对一种倾向，不是针对什么人。这是希望读者了解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58. 8. 21.

## 目 录

- 山东大学中文系必須彻底扭轉厚古薄今的傾  
向.....刘泮溪 袁世碩 (1)
- 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中的“崇古非今”.....  
.....山大中文系四年級  
古典文学小組 (18)
- 厚古薄今的思想实質及其根源.....  
.....山大中共中文系  
总支書記 梁学礼 (29)
- 古典文学把我們引导到哪里去? .....  
.....山大中文系 孙鈞梁 (33)
- 文学史教学上的严重問題..... 山大中文系 蔣茂礼 (36)
- 魏晋南北朝文学教学中的資产階級思想.....  
.....山大中文系二年級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部分”整改小組 (38)
- 沉痛的教訓..... 山大中文系 华坤泉 (43)
- “厚古薄今”是政治性的問題... 山大中文系 郑日煥 (46)
- “厚古薄今”害了我..... 山大中文系 李一榕 (48)
- 給肖先生送西瓜..... 山大中文系 池曦朝 (49)
- 什么是真正的学問?我們需要怎样的专家?

- 談談我們對高先生的認識……孟廣來等五人（57）
- 高先生的“保留”……山大中文系 曾廣燦（62）
- 黃先生應徹底改變重藝術輕政治的現象……  
 ……………山大中文系 方德乾（64）
- 不要把謝靈運抬到九霄雲中去……………  
 ……………山大中文系 胡 晨（67）
- “神化境界”由何而來？……………山大中文系 牟世金（70）
- 馮沅君教授應該堅決徹底改造學術思想……袁世碩（71）
- 交出我的白旗，拔去它！……………馮沅君（77）
- 初揭厚古薄今的底……………蔣維崧（82）
- 破“厚古薄今”立“厚今薄古”……………山東師範學院  
 語本二、三班（84）
- “厚古薄今”給我們帶來的危害……………  
 ……………山東師院中文系 楊為珍（91）
- 從古典文學的教學中看厚古薄今傾向對學生  
 的毒害……………山東師院中文系 王寶元（96）
- 必須大破“重文人，輕民間”的錯誤觀點……  
 ……………山東師院中文系 陳毓崧（101）
- 不能光追求古典文學的藝術性……………  
 ……………山東師院中文系 張法銀（105）

从諸子教学的講述中看老师的教学思想……

..... 山东师院中文系 楊先来  
薛际瑞 (107)

从《項羽本紀》的教学看老师的教育思想……

..... 山东师院中文系 高更生 (113)

# 山东大学中文系必須彻底扭轉 厚古薄今的傾向

刘泮溪 袁世碩

在整风运动中，在党的领导下，山东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鼓足了革命干劲，經過了比較充分的酝酿、准备，从五月二十一日到五月二十四日連續举行了多次的大会，对教学中所存在的脱离实际、厚古薄今的现象，进行了比較集中、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这是一次教学問題和教学思想的大暴露。从在会上发言的四十七位教师和学生所揭发的材料来看，山东大学中文系所存在的厚古薄今、脱离实际的傾向及其危害，是极为严重的。

---

摊开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七至五八学年度的課程表，一眼就可以看出，在課程開設上是存在着重古而輕今的傾向的。在文学課方面，古代文学史講三年，而現代文学史只講一个学期；古典文学的专门化課有四門，而現代

的却只有兩門。在語言課方面，古代的有九門，而現代的則只有五門。五七年下學期，為三、四年級學生開了一個文學專題講座，其中有七個講題是屬於古典文學範圍的，而且多數還都是考據性質的題目，如《詩經來源》、《老莊作者問題》、《從題目正名看雜劇與講唱文學的關係》等，只有一個講題是現代的，而且還是外系教授所講的。

在一些課程的教材安排、講授內容上，也表現着詳古而略今的傾向。例如《漢語史》一課，教師把講授的重點放在先秦部分：講語法發展，例子多引自《尚書》、《詩經》、《論語》諸書，唐、宋以後則一筆帶過；講語音發展，對現代北京音的形成只字未提，卻化了十多個小時的時間，抱着顧炎武的《詩本音》等書一篇篇地念《詩經》。即使現代文學的課程，也有厚古薄今的傾向。《現代詩歌》雖冠以“現代”之名，而實際上卻大量地引證和講解古人的詩詞，講述古人詩話中的故事，並且滿篇都是《毛詩序》說、《漢書藝文志》說、白居易說、沈德潛說、……。《現代文學史》對一九四二年以前的部分，講得比較詳盡；以後的部分則非常簡略；解放以後的便根本不講。

在教師力量的配備上，也是重古而輕今。教古代文學語言的多，有二十一位；教現代文學語言的少，只有九位。在教授、副教授中，古今的比數就更大：搞古代的有十一位，搞現代的則只有三位。

山東大學中文系表現在課程開設和教師配備上的這

种厚古薄今的倾向，过去不仅没有被看成是畸形的，不合理的，反而被看成是一个优点，并且还常常以此为自我炫耀的资本：我系搞古典文学的老教授、名教授多啊！古典文学的力量雄厚啊！应该好好发扬我们这个特点啊！因此，这种厚古薄今、重古轻今的倾向，就不仅没有扭转过来，反倒愈来愈严重地发展着。譬如，就师资培养上看，几年来留下来的助教，进修古典文学的有九个，进修现代文学的就只有一个；在本系培养的研究生中，有八个是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的是一个也没有。再就课程开设上看，本学年的文学专门化课是古四、今二，这比起一九五三年以前的情况来，已经是厚古薄今得厉害了，而按照中文系在本年一月间所订的三年规划，今后三年中要开出的新的文学专门化课，便是古十五、今一，情况就更加严重了。这已经不仅是重古轻今，简直就是以古代今了。如果照那样发展下去的话，中文系恐怕就应该改名为古文系了。

尤其严重的是，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仿佛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空气：只有研究古代的东西，并且是愈古愈好，搞考据，搞训诂，才算是真才实学，只有象《大武乐章考》那样的文章，才算有学术价值，只有死啃古书，才算是踏实的学习态度；而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是当前的文学，评论当代的作家，分析新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就算不了学问，这样的文章，也不能算有学术价值，参加当前的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就是浮漂，不踏实。结果弄得人心

思古、向古、归古，不仅那些原来就鑽进古書中去的、嗜古成癖的老先生們，自以为牢固地占据了学术上的制高点，更加恋古、崇古，故步自封，不肯离开汛地一步，就連一位曾講过《魯迅研究》和《現代小說》搞文艺理論的教师，也認為赵树理沒有搞头，搞現代文学沒有出路了，因而便弃今就古，搞起一千多年以前的《文心雕龙》来了。

显然，山东大学中文系已經陷入了厚古薄今的泥坑中去了，并且愈陷愈深。若不是党及时地敲起了警鐘，真不知将来要发展成为一种怎样的情况。

## 二

既然是厚古薄今，也就必然是不关心当前文艺运动的情况，远离文艺界中开展的各种辯論和斗争，脱离现实。

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許多教师，对于国内的文艺运动的发展，是不聞不問，漠不关心的；对于当前文艺界中所发生的許多問題，也自然是陌生的，不够熟悉的。很少有人經常注意和閱讀新的文学作品；不少人根本不願或不屑閱讀新的文学作品。一位教《詩經研究》的教师，从来不訂《文艺报》；据他自己講，一年来連《文艺报》的标题都沒有看过。由于不注意、不关心当前文艺运动的情况，也不認真学习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論，有些教师竟至在課堂

上鬧出了許多笑話。一位教師把《文學原理》的作者“季摩非也夫，”說成“摩非也夫”；另一位教師則又說成“季摩也夫”。上面那位教師，還曾把楊朔的小說《三千里江山》，說成“二萬五千里江山”；他甚至連一些普通常用的術語，也混淆不清，把“上層建築”，說成“上層基礎”，把喜歡大自然、描寫大自然的詩人陶淵明，說成是“自然主義”。

建國以來，全國範圍內曾經開展了一系列的文藝思想的鬥爭，如《武訓傳》的批判、胡適、胡風的反動文藝思想的批判、修正主義的批判等；也曾開展了多次的文學問題的討論，如典型問題和現實主義問題的討論、李煜詞和《琵琶記》問題的討論等。儘管這些思想批判運動和問題討論，開展得多么熱火朝天，但在山東大學中文系里，卻沒有真正引起多么大的反響，甚至根本無聲無息。好像文藝思想鬥爭之風，刮得再猛烈些，也吹縈不起這一池死水似的。自然，說完全沒有過反響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譬如在批判胡適、胡風反動文藝思想運動中，也舉行過幾次批判會。但從那以後，就根本死寂、無聲息了。就連一位于古典戲劇深有素養的教師，在全國古典文學界、戲劇界討論《琵琶記》的時候，她都有意地迴避開了那次討論。有人批評得對：山東大學中文系可真算是一座與外界不通聲息的世外桃源！

從這幾年的科學研究計劃，也可以看出山東大學中文系的厚古薄今，脫離現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在他

們的研究題目中，几乎沒有与当前文艺运动密切相联系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比較重要的問題。一部分教师把自己的精力和時間，用在了一些与现实不太关痛痒的題目上，用在修改旧著或編写書籍上。“兩耳不聞天下事，閉門只讀古人書。”这就是許多教师的真实写照。有的教师还在一心一意的搞冷門。

在教学中，脱离现实的問題，也很严重。有的教师的講稿，几年来未有較大的修改，不能随着客觀形势的发展而改动、丰富和提高。《中国文学史》課，不仅不能及时地反映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新的成就，而且在滋长着一种脱离现实的傾向，煩瑣考証又抬起了头。《中国文学史》先秦部分，考据占着講授內容的五分之一以上。授課教师为了証明《詩經》的“南”就是“风”，在講授中不厌其煩地从《左传》等書中摘引来了很多的材料。《詩經研究》一課，主要的內容就是講解字义，以訓詁代替了文学分析。《杜甫研究》課中，教师化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煩瑣地考証一个无关重要的問題——“严武欲杀杜甫”；并且还詳細周到地考証杜甫是怎样死的：餓死的？飽死的？墜水死的？还是病死的？五七年下学期所开的專題講座中，多数都是考据性質的題目。《尔雅专题》的內容，几乎有一半是講作者、成書年代、原本字数、历代传本、等等，称贊××版，“巾箱本，长三寸五分，寬二寸八分，玲瓏可爱。”

文学理論課的教学中，不仅也有厚古薄今的傾向，如

《文艺学引論》中所举的例子，多是外国的，古代的，而且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当前的文艺斗争。教师只是按照大綱学院式的講授，对当前文艺运动中的若干重要問題，完全置之不理。当学生就当前文艺斗争中的一些理論問題提出来詢問教师，教师反以这个問題复杂为由，讓学生只記住課堂上講授的一些內容就行了，不必深究。这样就使这一門党性最强、战斗性最有力的課程，降低为單純的知識的传授。

山东大学中文系严重地脱离实际，死气沉沉。……

### 三

厚古薄今的問題，更严重的是表現在古典文学的教学中，表現在教师对待古典文学的态度上。无分析、批判地崇古、頌古的現象，在山东大学中文系絕大部分的課程中都极为严重地存在着。

我們并不反对繼承和研究古代的文化遺產，也不反对在綜合性大学中文系里開設古典文学的課程。毛主席曾經正确、具体、深刻地指示我們說：“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創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

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澤东选集》第二卷六七九頁）

許多教古典文学的教师，却恰恰忘記了，并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他們把古人所遺留下来的东西，几乎全都看成是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在古典文学課的講授中，他們沒有也不想“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他們对于古代的文学，采取了一种无分析、批判的兼收并蓄，全部肯定，一味頌揚的态度。在他們看来，不仅《詩經》、《楚辭》、《乐府詩》是好的，就是汉賦、駢文等，也都有其不可磨滅的价值。汉賦，本来就是專門“描写帝王和貴族的奢侈豪华生活、夸张奇方异物、专供帝王和貴族們消遣的极端形式主义的宮庭文学”，（茅盾：《夜讀偶記》二）是一种地道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学。可是講汉賦的教师，却极力抬高汉賦的价值，說它是“振大汉之天声”的大汉之文章。他更把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捧到了天上；說它描写了皇帝的宮室、苑囿，及其奢侈豪华的生活，就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现实性；說它对社会光明的贊美和对封建統治者功德的歌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駢文，是六朝时候那些生活空虛的貴族文人，专心在声病儷辭方面爭奇斗勝的結果，其中虽然有几篇不太坏的作品，但归根結蒂，它毕竟是一

种极端形式主义的、飽食終日无所用心的貴族文人的玩艺兒。而講《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教师，却把駢文贊揚得无以复加，說它具有“整齐美、精炼美和音乐美”，可以給我們一种“很高的美的享受”。

許多教师在古典文学的講授中，都是一味肯定，不願否定；只吸取“精华”，不剔除糟粕；热烈頌揚，放弃批判。有位教师对《論語》中的极普通的一句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极度頌揚，热烈喝采，說：“从后面这五个字当中，就可以使人产生駕一叶扁舟，沉浮在碧波飄渺的蒼茫大海中的感觉，洋溢着文学色彩。”对这句话所表明的思想，却一字未講。有位教师，硬給退避到山林里去带着成群的奴僕游山玩水的大貴族謝灵运，戴上一頂“有反抗性和爱国主义思想的詩人”的帽子。有位教师在講李煜詞的时候說：“由于亡了国，使他思想上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和人民所受的痛苦，联系了起来”。把李后主儼然装扮成了一个人民的詩人；对他的詞中所表露的那种靡烂、頹废的情調，未加絲毫批判。有位教师把专门写些戏剧供自己娱乐和宣揚封建道德的明初的藩王朱有燬，也說成是元杂剧的繼承者。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教师，哪里还是什么古典文学的研究者，簡直就是給古人擦胭脂抹粉的美容师和替古人开脫罪名、編造功德的辯护人！

对于那些内容复杂即民主精华和封建糟粕杂揉的作